

“小辣椒”变成好媳妇的奥秘

文 / 大陆大法弟子

有人说：儿媳和婆婆是天敌。这句话用在我修炼大法前和婆婆的关系上再贴切不过了。

我和丈夫一九八二年的皇历二月初二经同事介绍相识，当年秋天十月结婚。认识一个月左右，丈夫领我与他的家人认识。当时准备做几个菜，婆婆告诉丈夫：最多做四个菜，啥了不起的人啊！丈夫迫于婆婆的压力只好做四个菜。第二次见面，婆婆手里拿着香烟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例行公事的询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及父母年龄。走出他们家门，我对着天空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想着：“这个未来的婆母挺厉害。”将来有的仗打！

结婚以后，因当时我们没有房子便和婆婆住在一起，大小屋。一次丈夫因家庭小事和婆婆吵了起来，一时气盛就把饭桌子掀了，大镜子也砸了。婆婆气得大骂不止，后来连我也骂上了。我也不是好惹的，从小就厉害，外号叫“小辣椒”，谁都怕我。我和婆婆对骂三个小时，谁也没住嘴，骂到高潮时我动手打了婆婆。当时邻居都说我婆婆的尖儿叫儿媳给掰了。

那时候，我受邪党无神论教育不知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浑浑噩噩过日子，还觉得自己挺好的。

一九九四年皇历三月，我婆婆突然间得了脑血栓，半身不遂，花了不少钱也没能治好，儿女也被折腾的筋疲力尽，婆婆在痛苦的煎熬中一度想要轻生。

婆婆家附近，大约步行十分钟路程有个法轮功炼功点（当时婆婆并不知道是什么功）。有一天她花了四十分走到那里，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传到了婆婆耳边。听着悦耳的音乐，婆婆感觉身体非常舒服。炼功点每天上午九点、下午一点还有早晚都有人炼功。

婆婆每天往返于炼功点，几天时间感觉身体不麻了，就试探着问炼功的人这是什么功。答：法轮功。法轮功是什么功？答：“佛家功”。婆婆嘴里念叨着“佛家功、法轮功”。过几天就问人家：“这功我能炼吗？”人家看她只一个胳膊、腿好使，就说：“那你就在后面跟着炼吧。”

就这样，婆婆在当年六月份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，不长时间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全家皆大欢喜，再也不用往医院跑了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担心她自杀了！真是一人炼功，全家受益。

可是，这样的好功法却被江氏流氓集团出于小人的妒嫉，在一九九九年七月遭迫害。婆婆再也不敢炼了，不久，旧病复发，她身体又回到原来的状态。

再说我，自婆婆走入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就让我炼。因我当时肝区经常疼痛，各大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什么，但是经常疼得用手按。经婆婆介绍，我于一九九五年也走入了大法修

炼中。一次回娘家，我二姐惊奇的发现我不用手按肝部了，我也感觉肝区部位很长时间不疼了。

师父教我们按真、善、忍去做。修炼以后，我一改往日的脾气，首先从身边的婆婆做起。丈夫家四个孩子，丈夫老大，老二是弟弟，下面两个妹妹，公公退休小叔叔接班。公公就说将来他和婆婆不在了，这个房子给我们，两个女儿嫁出去了，不管。但是两个妹妹和弟弟一听房子要给我们，都要份。最后公公便和大家说：“你们都回家商量吧。”

丈夫跟我说了房子的问题，我说：要是以前（指我没炼法轮功）我不会让的。因为两个儿子、两个妹妹，弟弟接班，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作，妹妹们是女儿、出嫁了不应份。房子给咱们天经地义。但是我现在是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师父告诉我们要“先他后我”（《精进要旨》），这个房子咱们别要了。我还给丈夫讲了一个故事，说古时有两家人，为夹墙打了起来，其中一人说：“我家京城有人”，便给京城去了一封信，很快便有回信。信里说：“千里捎书为打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他家人一听便让出三尺。那家一看也让出三尺。这样一来便有了六尺“胡同之说”。讲完我用手敲敲我家的墙对丈夫说：“咱家这房子过一百年你敢说是你的吗？过去有句话说：长兄为父，长嫂为母。咱们是老大，父母若没了，看着弟弟妹妹们高兴不也是咱的幸福吗？”

丈夫第二天去了婆家，一谈我的想法，公公当时就高兴的拍桌子说：“大儿媳修炼法轮功思想境界真高！”是的，如果不修炼法轮功，这房子我抢定了，但现在我知道了。师父说：“我们修炼人讲顺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”（《转法轮》）

公公在二零一一年十月去世以后，我就经常去婆家，给婆婆洗澡。每次走前都问婆婆想吃啥，下次去买了带去。丈夫不理解说：“妈把钱都给两个女儿分了，班让老二接了，咱们不但啥也没得着，过年、过节、过生日就咱给钱，别人谁也不给，你每次去还要买东西。”我说：你妈把你生下来就是大功一件，把你养大功德无量，难道给你分财产是妈，啥也不给就不是妈吗？过去有一个人没有儿女，问菩萨，菩萨说：“你不欠别人，别人也不欠你的。”一碗水能端平吗？有人说，夫妻是冤家，儿女是债主。也许弟弟妹妹是来要债的，咱们是来报恩的。师父让我们按真、善、忍做好人，对任何人都得好，何况自己的妈妈呢？丈夫听了很感动，说：“法轮功改变了你。”

要知道我修炼前和丈夫大打“三六九”，小打天天有。每次打仗都见血。丈夫浑身血是我又挠又咬，没有好地方。修炼以后我说：丈夫“从奴隶到将军了”，我再也没有和丈夫打过仗。

是的，法轮大法使千千万万大法弟子改变了，让千千万万家庭和和睦睦。婆婆常和邻居说：我家大儿媳最好。

打开学生心扉的钥匙

文 / 刘如

日本教育家吉冈老师所讲述的故事，读起来，每一个都会让大人感同身受，孩子的淘气与纯真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，生动有趣，仿佛故事中的孩子，就是自己的孩子，原来，孩子身上有如此宝贵的东西，都被我们忽视和错过了。原来，我们大人眼中的困惑和麻烦，并不一定都是坏事。

下边的这个故事，讲的就是孩子忘带东西上学后的各种表现。为解决困境，孩子们自行出招，“各显神通”，读来趣味横生。

忘带东西 赶紧向老师汇报

按理说，繁忙的大人，最怕孩子在同一件事上不断地给自己添乱，非常容易生气，最常见的就是每天的上学，尤其是小学低学年的孩子，最容易忘带东西，尽管老师前一天早就有所交代，父母也天天叮嘱，还是无法杜绝，同样的事情，反复地出现，把大人的耐性考验到了极限。很难想象，面对这样不断给自己添麻烦的学生，吉冈老师，会是怎样的心态。

在《老师，我忘记了》这个故事中，他是这样开头的：

“老师，我忘记了”，这是每当孩子忘带作业，忘带文具、教科书等学习需要的东西，或者忘记老师嘱托之事的时候，到我这里来汇报的一句话。

每当这时，就会表现出孩子们各自拥有的不同个性。有的会用很小的声音说，“我忘带数学作业了”，说完，会以非常不安的目光紧张地瞪着我；有的则说：“忘带理科的笔记本了”，说完立即满眼泪光。也有的刚好相反，性情开朗，直率，会用很大的声音说：“老师，我又忘记带作业了，真不是象话呢，我总是忘记，怎么会这样呢”，来个自我解嘲；还有的，忘带了三角板，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一声，一点也看不出他会有自我反省的迹象；当然，在我发现他忘带东西之前，绝不会向我主动交代的学生，也是会有的。

这个故事，就是这样开始的，以十分轻松的笔调在描述着这些日常教学管理中遇到的各种学生，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要孩子如何改正的教导和埋怨的口吻，笔触间，流淌着温暖的慈爱与静静欣赏孩子、认为孩子个个都个性十足、非常可爱的目光，虽一句不提，却让人读出了对孩子们的深深的关怀和理解。难怪人们常说，文如其人。

接下来，本以为会是如何直接针对这些问题，对孩子进行教导，然而，这次故事的展开却很意外。

ケン君忘带颜料 想出高招

接下来，故事直接提到了一个名叫ケン的孩子，日本习惯把小男孩或晚辈叫做某某君，所以这个孩子被称作ケン君，他也在忘记带东西后来老师跟前汇报：“老师，我忘带绘画的颜料了”。

可是老师却发现，他的桌子上明明摆着一盒颜料啊。于

是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点点头，告诉老师，“那是ジロウ君的颜料。”“谁是ジロウ君？”老师可被说糊涂了，本班级可没有此人。

ケン君解释道：“是二年级一班的ジロウ君，我今天早上来到学校，把书和笔记往桌子放的时候，才发现颜料忘带了，于是，我想，可能别的学年班级今天说不定也上图画课，我就到处打听，还真的有的呢，二年级一班就有图画课，ジロウ君的图画课是第二节课，我的是第三节课，所以，我就拜托他借给我，他一下课，我就趁课间休息去借回来了。”

孩子的话讲到这里，吉冈老师却描绘了孩子的声音是“开朗自如的语调”。仿佛解决这些小小的困境，不在话下。活脱脱一个聪慧可爱的孩子。同时笔调流露出欣赏的态度。

困境萌生策略

吉冈老师听完ケン君的说明，写出了自己的一段感慨：真没想到，孩子能够在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想尽办法，四处奔走，要赶在上课前，自己动脑、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，真叫人感到欣慰。老师的感佩之情流露无遗。

他还提到，不忘记带东西，固然也是很重，不过，即使忘记了，也会有忘记的价值，孩子的经历，不管在成人看来好还是坏，都会成为孩子自己的人生，都会有它的价值。与其不断埋怨孩子，不如观察孩子，忘记后是如何应对的，如何解决的。有时候，让孩子经历各种不便和烦恼，会学习到很多东西，甚至会发现孩子自身潜在的惊人的能力。

有的父母为了孩子不失败，不要给人添麻烦，或怕孩子被老师责备，或学习因此不便，不敢让孩子出错，事事包办，一点不便都不允许发生，反倒让孩子天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被损害掉，终身养成按照吩咐去做的被动性格。也就是说，有时候，不便和困境会成为锻炼孩子学会独立跨越人生各种障碍的机会。

以德服人 何须高招

吉冈老师在故事中交代，他经常提醒孩子，上学忘记带作业了，一定要告诉老师，别自己一个人苦恼。

从故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老师一直会站在孩子的角度，观察着孩子，无论孩子什么样的表现，通通融进自己的怀抱，从不严厉责备，只是默默的理解和关心，这让孩子们个个都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几乎不会刻意隐瞒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老师总是会倾听他们的烦恼，认可他们的缺点和努力。

老师拥有这样的胸襟，自然会发现学生闪亮的一面。自然也会打开学生的心扉。无需严厉训斥，已经“征服”了人心。

正所谓以德服人，何须高招。

乡人为何尊她为‘堂前’

文 / 陆文

宋代时的汉州雒县（今四川广汉县北）人王氏，虽然身为女子，却很有节操，大度而识礼，为乡人所敬重。她十八岁时，便嫁给同乡陈安节，未料到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结婚刚一年多，陈安节便不幸离开了人世。

这样一来，陈家只剩下了公公、婆婆、一个小姑子、王氏自己以及她和陈安节所生的一个年幼的儿子。公公、婆婆都已经年迈，生活需要靠旁人照顾，小姑子和儿子，都尚年幼。陈家缺少了支撑家庭的顶梁柱。这时候，王氏也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，她流着眼泪，对公公和婆婆说：“人养了儿子，本是希望他能侍养双亲、持家过活的。如今到了这步田地，也实在是无可奈何。我愿意像二老的儿子在时那样，撑持门户，奉养双亲、小姑和我的儿子。”公公、婆婆听她这样说，感到莫大的安慰，说：“如果您能够这样，那么我们的儿子仍然像没有死去一样。”

王氏安葬了自己的丈夫后，勤苦治家，井井有条，一家大小，各得其所，公公、婆婆也十分安心。王氏的儿子稍大，她便为他请名师加以教诲，自己也时时对他加以教育。她的儿子刚满三十岁，竟留下两个儿子，又不幸去世。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王氏的头上。王氏仍然没有被灾难所压倒，又继续抚养、教育自己的两个孙子。后来，两个孙子均笃学而有声望。

当年陈安节去世时，一个妹妹，年尚幼小，王氏辛苦将小姑教育扶养成成人，又热热闹闹地给她操办婚事，给她丰厚的嫁妆。

过了几年，王氏的公公、婆婆，相继去世。已经出嫁的小姑，却提出来要分家中的财产（王氏慈慧，这是她勤劳理家所得）。王氏几乎将家中的所有财物，都毫无吝惜地交给小姑，丝毫没有怨言。没想到小姑的丈夫，是个浪荡子，没过多久，便将妻子的财产，挥霍殆尽。

小姑见到丈夫的作为，想到自己对于寡媳的苛刻，心中又愧又悔。她和丈夫过不下去，便带着自己的儿子，回到娘家。

王氏再一次显示出她的大度，她照样真心诚意地对待自己的小姑，为她置屋买田，又精心教育、抚养自己的外甥，对待外甥和自己的子女，完全一样，毫无偏心。平时，亲属中有贫穷、难以生活的，王氏总是尽力帮助，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，为他们操持婚嫁之类的事情。受过她帮助的，竟有三、四十人之多。甚至相距百十里外有一家姓甘的亲戚，因贫困而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小女儿卖给酒家，王氏知道后，也出钱将甘氏小女儿，赎了回来。

乡人都尊敬王氏的节操为人，大家都不喊她的姓氏，而尊称她为“堂前”。“堂前”本为子女对母亲的称呼，乡人为了表示对王氏的无比尊敬，便以母亲辈的称呼，尊称她。

王氏苦心抚养、教育家人，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。她去世以后，子孙们仍然遵照她的遗训，五世同居，互相敬爱，和睦相处，以孝友、儒业之家，著称于当地，以致朝廷也知道了王氏家的事迹，特意下令旌表。

正是：
从来上苍重心性，
贫富贵贱均不论。
但视品德多善笃，
便得人神共垂青。
高山仰止敬无限，
低眉省己甚愧心。
王氏慈慧真大度，
笔者读罢泪沾巾！

《宋史·列女传·陈堂前传》